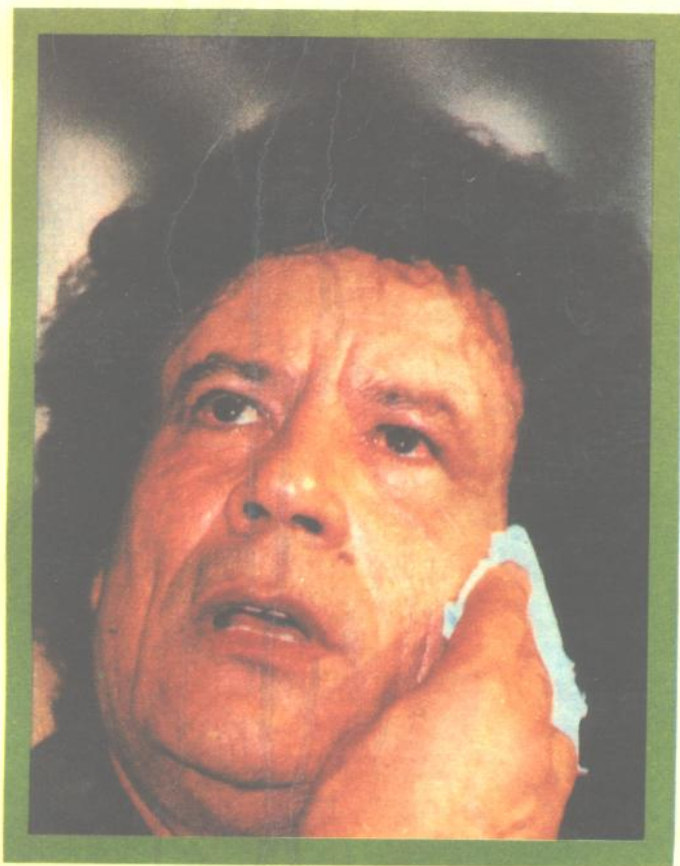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丛书

卡扎菲传

[英] 戴维·布伦蒂 安德鲁·莱西特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David Blundy and Andrew Lycett
Qaddafi and the Libyan revolution**

根据美国利德尔, 布朗公司 198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米小平

封面设计: 丁 品

卡 扎 菲 传

〔英〕戴维·布伦蒂 安德鲁·莱西特 著

吴力超 陈正容 陈宇 任文 解红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印张: 8.5 字数: 278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5012-0498-5/K·105

定价: 4.5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是国际政坛上一位极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中学时期受纳赛尔思想的影响,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63年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建立了自由军官组织,进行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的活动。1969年9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利比亚政权。卡扎菲上台之后,有过许多惊人之举。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撤消了美国和英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他将利比亚的外国石油产业收归国有,使利比亚的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他也是国际上第一位以石油为武器的领导人。他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提倡实行“伊斯兰社会主义”。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竭力主张统一阿拉伯国家,实行泛阿拉伯主义。卡扎菲也是国际政坛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不少人对他为阿拉伯事业斗争的某些做法并不赞同。一些西方人士常用难听的字眼咒骂他,美国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曾发动代号“黄金峡谷”的空袭,意欲将其置之死地。事实说明,尽管卡扎菲是国际政坛上知名人物,但实际上人们对他的了解甚少。本书的两位作者长期从事中东和非洲问题的研究,并多次访问过利比亚。书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卡扎菲的生平,他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对于了解卡扎菲其人及利比亚的情况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这也正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至于作者对卡扎菲事迹成败得失两方面的叙述,特别是对卡扎菲的评价以及对某些阿拉伯事务以至世界事务的评论,显然带有片面性,相信读者会加以鉴别。

本书原名为《卡扎菲和利比亚革命》。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1—3章,吴力超;4—6章,陈正容;7—9章,陈宇;10—12章,任文;13—15章,解红。

目 录

1	美国的袭击	1
2	超级明星卡扎菲	18
3	一位领袖的诞生	37
4	军事学院的青年学员	52
5	政变	68
6	恐怖公司	84
7	绿皮书	103
8	实践中的革命	124
9	加强控制	139
10	“丧家之犬”	158
11	输出革命	179
12	伦敦血案	197
13	国外冒险	221
14	财政帝国	244
15	仍然大权在握	258

美国的袭击

1986年4月14日，星期一，卡扎菲上校在地下掩体深处独自一人很晚才吃饭。这个地下掩体由西德工程师设计，可以抵御除核武器以外的任何攻击。

卡扎菲的掩体既是他的家又是他的官邸。这个掩体位于距的黎波里中心区两英里远的阿齐齐亚兵营中。形状类似一个大约6里长的巨大泪滴。从外面看，这是块禁地，四周高墙环绕，配置着传感器、报警器和监视各通道的遥控红外线照相机。各种图像反馈到主安全室的电视屏幕上。外部的防御设有如此严密。一些法国制造的响尾蛇防空导弹部署在兵营外侧隆起的地段，以防御空袭。在主要的入口处，一块混凝土板块阻止自杀性轰炸机的进入。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卧伏在混凝土制成的护壁后面，以阻击来自地面的攻击。坦克和装甲车配置在门口内侧。以自动步枪、机枪和反坦克武器装备起来的士兵把守着各个入口和城墙。整个建筑由一个100英尺的金属通讯网络控制，使卡扎菲与他在锡尔特、班加西以及朱夫拉城主要军事控制中心的高级军官保持联系。朱夫拉城位于苏尔特正南125英里、朱夫拉绿洲的中央。

掩体的内部相当舒适，既具有监牢的安全可靠，又具乡村俱乐部的便利设施。有两个网球厅、一个足球场和几个花园、草坪。卡扎菲的妻子和家人住着一个很大的两层建筑，华丽的卧室装饰着玻璃屏风和绘画，放着几排沙发。卡扎菲表面上与妻子亲密无间，但他单独居住。他有一个贝都因人用的帐篷，他在那里招待来访的

官员。帐篷靠近网球厅，掩映在一排树荫中，离其家室大约 200 码远。它的外表呈淡褐色和橄榄绿色，里面色彩斑驳、明快。纺织品上绣着卡扎菲绿皮书的语录。地板上有几个蹭鞋垫子，几个为客人准备的椅垫，一张咖啡桌和一张折叠的单人行军床。有时两头骆驼被拴在帐篷外，让骆驼的咆哮声增加些锡尔特沙漠上特有的声音和气息，客人们借此消遣。这个帐篷是贝都因传统和高度发达技术的奇异混合物。一束电缆从帐篷底边弯曲伸入帐篷里，汇聚于彩色电视机、录相机和组合音响机的众多插头边。几个书架上排放着几套卡扎菲本人的绿皮书，几册阿拉伯历史书，一部绿色电话，几盒埃及通俗音乐磁带和一个小巧的金制地球仪。这类地球仪在旅游商店就可以买到，地球仪上以彩色的宝石标明重要的城市：麦加、伦敦、华盛顿、巴黎。

午夜，卡扎菲在帐篷里接待黎巴嫩共产党领导人乔治·豪。他希望讨论黎巴嫩错综复杂的形势。在黎巴嫩，利比亚人对各政党和游击队的援助已使卡扎菲获得利益。刚好 1 点钟之前，卡扎菲走进 V 形行政大楼，这座大楼外侧拱门顶端是一个巨鹰雕像。他从似乎是在观看利比亚电视教育节目的卫兵身边经过，下两层楼梯来到他的掩体。

这是一个很大的套间：一间教室和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的装饰采用牙科医生候诊室那种奇特而又非个人化的风格，一幅绘画装点其间，画上是—棵棕榈树背衬一轮落日，另外还有一盆做工粗糙的纤维假花。浴室连着卧室，二者由—帷幕隔开。卧室内衣架上挂着卡扎菲的皮尔·卡丹睡衣。房间中弥漫着吉旺希的香气，吉旺希是卡扎菲最喜欢的一种花露水。

如果说那天晚上卡扎菲忧心忡忡，他却—没有显露出来。他的一位东欧事务助理说，在过去的几天中，卡扎菲的情绪比往日还要好。他每天早晨都起来散步，经过院子到家中与妻子—块吃早餐，跟孩子们玩。每天按时到他的体操房锻炼身体，在足球场上踢足球。

但是他回来后腰背疼痛，每日接受他的南斯拉夫女按摩师的治疗。他抱怨喉咙不适，声音沙哑，有时几乎说不出话来。医生们为其检查后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他们认为这只是心理引起的身体不适，而不是严重的疾病。近些时候，卡扎菲采用了一种非常奇异的形式来放松自己，思考问题：平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用床单盖住身体和脸。他呆在那里长达两个小时，要求贴身保镖不准任何人打扰。

星期二早晨，当卡扎菲早起舒展一下时，被美国五角大楼命名为“黄金峡谷”的战略行动已经在英国乡村机场上拉开了序幕。驻扎在英国拉肯希思的美国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24架F1-11战斗轰炸机、5个EF-111空中雷达站、28个空中加油站和一架SR-71“黑鸟”高空侦察机在星期一晚上6点30分，利比亚时间5点30分起飞了。它们向利比亚飞来，掠过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边缘，途中为了给战斗机加油绕了两个圆圈。法国和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允许美国人飞越其领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越过地中海。

在的黎波里以东、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北距利比亚海岸大约100英里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弗兰克·凯尔索站在美舰“科罗纳多”号的舰桥上。在他的麾下，有“珊瑚海”号和“阿美利加”号两艘航空母舰，配备有巡洋舰和驱逐舰，核动力搜寻潜水艇，直升飞机母舰，第62特种混合部队中的近18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11个空军攻击机中队，这支部队由4架鹰眼雷达机引导和护卫。

从理论上讲，美国的空中力量面对的是利比亚强大的防御力量。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利比亚武装力量之精良可谓出类拔萃，甚至难以令人置信。以人口计，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坦克。它拥有535架战斗机，包括法国制造的幻影式战斗机和苏制米格21、23、25战斗机；3个地对空导弹大队；30个法制响尾蛇导弹系统，72个苏制地对空萨姆2式和3式导弹；另外在卡扎菲6个月之前访问莫斯科后，又配备了萨姆5式地对空远程导弹，1500名苏联顾问维修、发射和管理这些武器。据在利比亚参加了这些项目工

作的一位英国雷达工程师说，空中防御力量的某些方面比英国更为完善。他说，利比亚的很多设备都是西欧和美国制造的，虽然美国禁止向利比亚出口这类军事武器。美国的武器装备过去曾通过美国各公司的外国分公司成箱地定期运往利比亚，就在袭击发生前，利比亚还进口了大宗产品。包装箱和计算机上撕去了“美国制造”的标签。

然而，利比亚的军事力量并不像人们在文章中描述的那样可怕，许多飞机运进后仍未开装。利比亚的飞行员曾在巴基斯坦、印度和苏联以及东盟成员国接受训练。直到1986年中，利比亚仍定期派人到英国学校学习，训练民航飞行员。但利比亚人仍然不是战斗飞行员，他们在夜间飞行都感到困难。虽然许多战斗机都安装了夜间飞行的计算机。利比亚对自己的空军力量很不放心，所以当它们一看到美国舰队返回地中海时，大部分执行行动的飞机都从前线撤回沙漠机场的掩所。

卡扎菲的军队素质差，不可靠。在一系列军事政变后，卡扎菲对军队的可靠性心中无数，所以他把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安排到各级军官中，这些人具有狂热的忠诚，军事才能却有限。这引起了军官们的反感，反过来又引发了军事政变和动荡，而它的目的本来是对此加以镇压。海军处于不利地位，要在没有空中配合的情况下同美国军舰对垒。

空中防御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是苏制萨姆5式地对空导弹。这些装备陈旧过时。导弹的导向系统和雷达极不可靠。苏联技师不能也不愿意修理。利比亚人被迫求助于英国和欧洲技师来检修苏制武器。就在袭击发生前，一组萨姆5式地对空导弹发生了故障。虽然苏联人紧急修理，仍无济于事。

当卡扎菲单独斗胆向美国挑战时，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地位。他的主要伙伴和武装供应者是苏联，苏联曾公开向利比亚保证将给以援助，但在私下却让驻利比亚大使奥列格·佩列谢普金敦请卡扎菲保持克制。俄国不愿意被拖入同美国的冲突。

它的舰队被派遣到地中海遥远的角落，它甚至没有给利比亚提供基本的监视情报，也没有发出美国发动进攻的警告。苏联的核潜艇隐伏在离苏尔特湾很远的地方。负责萨姆5式地对空导弹的苏联技师奉命远离发射点，躲藏在地下深处。卡扎菲的阿拉伯盟国虽然装腔作势地发出支持和慰问的电报，但却没有派一架飞机、一枚导弹或一兵一卒去帮助它们的利比亚兄弟。

在现代恐怖组织看来，美国舰队进入利比亚海岸附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10天前在2000英里外的西柏林夜总会发生的一件小事件。一枚炸弹爆炸，炸死了两人，其中一位是美国的工作人员，伤230人，包括23名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说，“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是在东柏林为人民办事处（利比亚对使馆的称呼）服务的利比亚人策划的袭击事件。这个证据是从黎波里打给东柏林人民办事处的电话中窃听到的。据美国一位情报分析家说，这些情报被一位英国人截获、译出并送给美国人。

截获的第一份情报是3月25日的黎波里对外安全局打给东柏林人民办事处的。美国官员声称这份情报“清楚地表明”恐怖分子将在西柏林进行行动，首先见到这份情报的英国情报专家赞同美国官员的看法。其中有一句话是：“实施计划”。美国人对此确信无疑，于是决定通告俄国人。苏联驻华盛顿的参赞奥列格·索科洛夫被召到国务院，他被告知从苏联防区东柏林来的利比亚人准备发动对西部防区的袭击。这位参赞对此采取过措施吗？按照美国的看法，俄国人没有采取行动。

截获第二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是在4月4日，当时东柏林的人民办事处通知的黎波里袭击行动将在第二天早上实施。情报说：“袭击即将进行，炸弹即将爆炸，美国士兵一定会被击中。”袭击发生后数小时，人民办事处报告说计划已经完成。情报说：“行动完成，未留痕迹”。4月6日的最后一份情报向人民办事处的成功表示祝贺，并勉励它进一步执行“果敢的行动”。

柏林爆炸事件是美国当局一直在期待发生的事。一位美国人

被炸死，炸弹上留下了利比亚人的指纹。美国当局自1981年起就想把卡扎菲赶下台，并且毫不隐讳地表明这种意图。美国国务院建立了档案，搜集反对卡扎菲的证据，我们将在这本书的后面对此进行详细的探讨。另外最近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件：1985年12月在罗马和维也纳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死亡20人，其中5人是美国人，包括一名11岁的女孩。美国谴责利比亚为两起袭击事件提供了金钱、技术训练和护照。根据罗马和维也纳侦察者的意见，恐怖分子是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成员，即由利比亚和其主要伙伴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叛乱分子。罗马的侦破专家在审讯了一名未被炸死的恐怖分子后得知，这名恐怖分子曾在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接受过叙利亚情报官员的训练。但是，有证据表明，这是利比亚和叙利亚政府最近酝酿成熟的联合行动。

无论如何，这都无关紧要。华盛顿不顾中央情报局的劝告，决定对卡扎菲采取行动。一位分析家曾就利比亚恐怖活动准备了“数十份报告”，并看到了数以百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文件。根据他的说法，中央情报局认为利比亚不是恐怖活动的主凶。而且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位分析家说：“袭击发生的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摆在面前，我们已收集到了大量情报”。中央情报局认为，动用武力不会扳倒卡扎菲，但却有使卡扎菲成为阿拉伯世界英雄的危险。也可能使他在国内事务中获利。卡扎菲的主要威胁来自军队中军官的不满情绪，美国动用武力会使这些军官聚集在卡扎菲周围。中央情报局也反对对利比亚采取经济制裁。这位分析家说：“中央情报局曾再三告诫里根，经济制裁不会奏效，因为第一，没有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会站在我们一边；第二，即使欧洲国家站在我们一边，卡扎菲也不会因为缺乏资金而改变其政策。这样做忽视了卡扎菲所统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央情报局认为，军事行动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恐怖活动，如果卡扎菲不这样做，那么激进的阿拉伯组织也会这样做。在给白

宫的一份秘密报告里，中央情报局指出：“卡扎菲由于害怕美国的报复，一直在避免把美国作为攻击目标。军事行动会把他推向更公开的敌对面。”

但是，1981—1982年间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鲍贝·莱·伊曼上将说，他供职中央情报局期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利比亚企图攻击美国目标。伊曼说，利比亚人曾阴谋策划派遣一个冲锋队暗杀里根总统，并受到了美国的强烈谴责，在这方面有着“确凿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卡扎菲告诉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他准备干掉里根。我们有关于策动暗杀行动的材料。利比亚人企图在美国攻击总统的护卫。”伊曼证明，这一阴谋同先前利比亚策划暗杀美国大使赫尔曼·艾尔兹一样周密。谋杀美国大使的阴谋在他书中有详细描述。他说，暗杀行动已策划出来，但不知因什么原因而流产。

白宫对其情报专家的意见置之不理。其原因大概与美国的内部政策有关，而不在于来自利比亚的威胁。自1983年海军基地和贝鲁特使馆发生爆炸事件以来，美国当局被恐怖组织认为是软弱无力。它需要露一手显示其力量。虽然在情报专家们看来，叙利亚较之利比亚是国际恐怖活动更大的支持者，但对叙利亚进行攻击面临着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而且发起攻击而不遭受惨重伤亡的可能性也不大。利比亚是次要的目标，美国当局正确地预见，没有其他国家甚至包括阿拉伯国家会真正关心卡扎菲的命运前途。

站在美国“科罗纳多”号甲板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可能没有意识到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已经绕了一个圈子。美国水兵的一首通俗歌谣“从孟提祖玛的府邸到的黎波里海岸”，提到了他们正在靠近的这一海岸和远在180年前刚刚独立的美国民众进行的首次海战。如果凯尔索司令曾经研究过这段历史，那么他一定会发现，事情竟如此不可思议地相似。首次海战不仅是美国海军对利比亚政府开战，而且也是对国家恐怖活动的回答。虽然欧洲各国政府

不予合作，美国仍采取了行动。1801年在的黎波里统治者帕夏的指挥下，武装海盗不断袭扰美国在地中海的商船。美国领事对帕夏的看法和美国现政府对利比亚现统治者的评论同样尖锐苛刻。这位领事写道：“暴君反复无常，对其不能有任何信任；如果母亲于其不利，他也会牺牲其母亲。”

美国人向英国和法国求援。英法两国拒绝了，因为它们对巴夏大事贿赂使其不再骚扰它们的商船，它们看到海盗袭击美国船只，减少了竞争，因而感到高兴。谢菲尔德勋爵在下院厚颜无耻地说：“美国人不敢冒充海军，所以这个大国应该受非洲海盗的侵害。海盗活动已成为意大利小邦国和美洲之间的障碍。”1803年，美国派现在第六舰队的前身去封锁的黎波里港，但是“费城”号战舰撞上了未在海图上标明的暗礁，在帕夏指挥的炮火轰击下，308名军官和全部士兵都投降了。美国人的这次失败现在仍被利比亚纪念。利比亚发行了一枚邮票，票面是搁浅的“费城”号战舰。帕夏扣押美国人长达19个月零3天，直到从突尼斯来的美国领事威廉·伊顿上尉带领一小部海军陆战队进攻的黎波里，帕夏投降，美国人获释。

1986年3月，美国人在向利比亚施加最后的军事压力。凯尔索率第六舰队在锡尔特湾开始了军事行动，并下令第六舰队越过卡扎菲所称的“死亡线”。这条想像中的线在北纬32.3度，从班加西到米苏腊塔之间。1973年卡扎菲无视国际上遵循的12海里领海权的惯例，声称锡尔特湾是他的领海，划定了这条界限。几年来美国喷气式飞机经常飞越锡尔特湾上空，1981年8月利比亚几架苏22战斗机冒险同美国两架猫式战斗机作战，在空中爆炸。3月24日星期一，美国军舰首次进入锡尔特湾。

星期一下午1点52分，利比亚的雷达发现有两架F14猫式战斗机位于距利比亚海岸70海里处，利比亚人下令发射在苏尔特镇附近的两枚萨姆5地对空导弹，第六舰队中的“约克镇”号战舰装备着先进的电子作战设备，很容易地干扰了利比亚的导弹导向系统，

使导弹偏离方向而未击中目标。

这一行动授美国人口实，毫无疑义，在过去几天凯尔索一直在故意招惹卡扎菲进行军事行动。不仅舰队和飞机在“死亡线”内飘荡游动，而且，据为利比亚工作的英国雷达工程师说，美国猫式战斗机还逆犯了国际法，跨越了12海里的领海界限进入利比亚领土执行任务。“我看到这些飞机飞进利比亚领空约8海里，”他说，“我不相信利比亚除了进行反击外还有任何其他选择。”这位工程师说，美国的战斗机利用通常的民航路线，跟在一架利比亚飞机的后面接近目标，利用这架飞机在雷达上的信号使自己隐蔽起来。

利比亚没能击落美国的战斗机，凯尔索命令飞机和导弹攻击利比亚在苏尔特和导弹发射船上的导弹和雷达基地。美国人的军事袭击成功地使利比亚人不再作声。五角大楼声称，EA6B电子干扰机的电子设备干扰了利比亚的雷达指示器，打断了其通讯联系。这位工程师说，美国的努力没有成功，因为利比亚的雷达发射系统无规则地从一个频率转到另一个频率。美国电子干扰机上的电子设备过段时间才能捕捉到变化的频率。这位工程师曾在的黎波里的一个掩体中观察屏幕变化达两天之久，他说雷达丝毫也没有受到干扰。

当凯尔索命令舰队离开利比亚海岸时，利比亚的情报机构毫不怀疑它还会回来。利比亚情报机构在当时宣称，截获的第六舰队的电讯信号表明，第六舰队将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返回。第六舰队确实又来了，但这次行动决不仅仅是一次演习。

4月15日凌晨1点30分，当卡扎菲从他的居室沿地下通道步行到军事指挥中心时，他并不需要苏联舰队关于这次袭击的警告。这次袭击大概是历史上最少秘密性的空中袭击。在过去3天里，世界舆论早已预料到它的发生。星期一晚上7点钟，一位美国电视台记者被他在华盛顿的工作处告知，“深夜或第二天早上会出事”。夜间1点钟一位住的黎波里埃尔凯贝尔旅馆的美国记者被他报馆的驻外工作部告知，袭击将在当夜发起。

前一天晚上，英国领事休·邓那基在其山间别墅里接待了两位记者，本书的作者之一和合众国际社的玛丽·科尔文。休·邓那基是自1984年英国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唯一留在利比亚的英国官方代表。午夜1点30分刚过，发生了一桩涉及袭击事件的更奇怪的事情。玛丽·科尔文在英国领事的住处接到利比亚情报部一位成员（更严格地说是全国人民大会情报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美国飞机正在轰炸班加西，对的黎波里的袭击亦即将展开。她曾同卡扎菲在阿齐齐亚兵营的办公室联系，但没有回音。

看来没有人通知卡扎菲，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几个星期后，卡扎菲会见了科尔文，问科尔文如果她知道袭击会发生，为什么不告诉他。科尔文解释说，给国家元首提供此类情报，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同样，如果她和很多国际新闻团体已知道了这次袭击，那么元首为何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卡扎菲说。科尔文说她曾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卡扎菲非常激动和感激。在一个电视演说中，卡扎菲说，虽然美国当局想杀害他，但美国人民热爱他。他举例说，一位美国妇女在袭击前曾打电话警告过他。“我没有说出你的名字，因为如果里根知道是你，会派人杀掉你的。”卡扎菲后来告诉科尔文。

午夜两点钟前的几分钟，卡扎菲也注意到发生了某种事件。11架F1-11战斗轰炸机和3架雷达干扰机沿海平面低空飞行，准备轰炸时，升高至500英尺，以超过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在城市上空咆哮，英国领事官邸的门窗格格作响，吊灯晃动，整个大楼也在颤动。第一批炸弹和导弹投在了飞机场，另一次轰炸是针对阿齐齐亚兵营的。

第六舰队的艇载飞机——大黄蜂战斗机、F-14战斗机、海盗式轻击机、鹰式指挥机和反雷达干扰机此时都已击中了班加西的目标。

的黎波里在战略上毫无准备。当飞机在海港上空呼啸时，整个城市灯火通明。没有警笛报警。10分钟后，在的黎波里的山

径上可以听到高射炮和导弹开火的声音，天空为红色曳光弹和地对空导弹的白色光柱照亮。但为时已晚。美国飞机对的黎波里的袭击持续了11分钟。当大多数防空力量警醒时，美国飞机已报告说“湿脚了”，意思是说它们已安全抵达地中海上空。只有一架没有返回。美国人成功地干扰了利比亚庞大的防空雷达网，使之失去了功效，但是阿齐齐亚兵营的一位炮兵比他的伙伴们更快地离开标靶，操起一门老式ZSU23四筒火炮开火。他的火力形成一个网面。费尔南多·利巴斯·多米尼奇上尉驾驶的一架F1-11飞机被击中，在滚滚浓烟中坠入距的黎波里海岸10海里远的地中海中。

卡扎菲的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其政治精英的核心人物，当时正佩戴着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在街头巡视，但又似乎不知所措。汽车沿着山径飞驰，车胎发出尖叫声，汽车灯不顾防空规定，全部亮着。袭击过后3天，街道上才出现传单，说明空袭期间人们应该怎样做。这天夜里，一些人在惊恐万状中逃离的黎波里，一些人则赶回军队。据利比亚报纸报道，另一些人则从单位逃了出去。

卡扎菲后来称，袭击发生时，他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他说，妻子正患背疼，被固定在床上以避免因移动而损伤背部，他急速冲到床边，为其解掉皮带。但据一些材料说，卡扎菲正在地下的指挥中心。他的妻子和孩子睡在兵营家中的一楼。对于空袭他们既没有躲避也没有采取最起码的防范措施。

满盘皆输。卡扎菲的防御力量土崩瓦解。那天晚上雷达没有发挥作用。一位情报部官员说，从英国机场起飞的F1-11飞机从西方沿突尼斯海岸低空飞行，使利比亚防空部队大为吃惊。他们估计美国人会从锡尔特湾的东部或北部发动袭击。

“黄金峡谷行动”的战斗原则受到了严格的限定，或者说正像美国官方向英国内阁声称的那样：飞机进攻的目标将限于与恐怖活动和军事活动相关的地区。每架飞机上使用武器的人在投抛炸弹时必须要有“双保险”，即不仅以红外线夜光探测仪、而且要以探视雷达来瞄准目标。任何达不到此种要求的飞机都被命令退出攻击

地，将炸弹抛掷于地中海。

这类保证对的黎波里郊区本阿瑟的居民没有任何意义。拂晓时情报部把住在埃尔凯贝尔旅馆的记者召集起来，把他们送上汽车，行驶了大约两英里来到城郊上层市民居住的漂亮公寓。在晨曦的照耀下，人们看到了一幅难以令人相信的场景。革命委员会的人把守着各个路口，推土机在昏暗和飞尘中清除着瓦砾。在他们周围是茫然不知所措的居民。其中一位是剧作家，曾在美国学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他在睡梦中听到轰鸣声，可能是第一批轰炸机飞过来。他跑到公寓的阳台上，他说，“似乎有一团火径直向我头上落下来，发出可怕的爆炸声。”

至少有十几颗炸弹和导弹落在这地方，炸出好几个十英尺深的坑，击毁了一座公寓的前壁，并使一些私人别墅受到损坏。法国大使馆邻近的一座房屋被炸毁，大使馆也受到严重损坏。一枚炸弹或导弹落在一个公园内孩子们游玩的地方。一堆建筑物的瓦砾中露出一只儿童脚。一位老人的尸体蜷缩着，炸弹击中他时他似乎正从床上离开。另一位老人躺在别墅外的担架上，他是被落下的物体砸死的。这些情景令人毛骨悚然。一处房屋的后壁被炸塌，家人中有一人被炸死。血肉横布在地板上。

起初美国人否认美国炸弹和导弹造成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后来五角大楼又改变了说法。美国官方的说法是，美国驾驶员里巴斯·多米尼西被阿齐齐亚兵营的地面炮火击中，他驾驶着载有4颗2000磅炸弹的F1-11轰炸机回转70度向地中海飞来。可能是由于离心力，炸弹脱离机翼落到了本阿瑟地区。

如果说事实真是如此，那么事情实在是太巧了。因为距法国大使馆100码远的本阿瑟中心地带，是一座其貌平平的两层办公大楼，顶端是一个巨大的电台发射天线。一位居民称之为“利比亚的中央情报局”。其官方称号是“对外安全局”，利比亚恐怖主义活动正是在这里筹划和指挥的。

利比亚大肆向人们展示民众伤亡的惨重，利比亚官员打断伤

员的手术把记者和电视记者引进中央医院,观看手术台上的伤员。伤员被用手推车推着进出于医院的走廊,并展示受伤处。在停尸处人们看到11具尸体,6个男人,3个妇女和2个儿童。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桶盛着两个人的血肉。情报官员把报界人员集合到另一辆汽车里,驱车一小时到达乡村去看一架空袭中被击落的美军飞机。此事有些模糊不清,那架飞机肯定不会保存下来。汽车跑遍了乡村间的小路和空旷地带,但没有发现那架飞机。

利比亚官员不愿意让外界看到、甚至不愿提及军事目标所受到的破坏。无疑,这次袭击在军事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苏联制造的伊柳申运输机被击毁在的黎波里的军用机场上,这对卡扎菲调动军队和装备的能力是个沉重打击。像的黎波里机场一样,同为军民两用机构的班加西机场也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个新的地对空导弹基地被摧毁。班加西地区的民众国军营被击中,位于的黎波里西部的海军学校也被炸毁。这座海军学校被用来训练潜水员和巴勒斯坦游击队。

对卡扎菲在阿齐齐亚住宅的攻击在军事上则是失败的。卡扎菲本人深藏在地下,两颗炸弹均未击中他居住的行政大楼,距离只有30码,虽然门窗被炸掉了,但整个建筑并未受损。网球场被炸中两次,有一颗炸弹落在卡扎菲家属居住的大楼的前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通过小卧室进入起居间的右侧,卡扎菲的两个儿子受了伤,他收养刚15个月的女儿汉娜被炸死。汉娜是公开承认的唯一死者。仅仅在一个月前的采访中卡扎菲还神色抑郁地说,他只有一个女儿,这就是8岁的艾莎,他还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女儿。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索菲亚曾在10个月前收养了一个女婴。

美国人认为卡扎菲会住在他的贝都因式帐篷里,但他没住在那儿。即使他住在那儿,他也会幸免于难。炸弹没有击中帐篷,而击中了附近的网球场。冲击波击中了灯柱,倒下的灯柱将帐篷砸凹下去。一个盛着玫瑰花的花瓶掉在地上,但花瓶完好无损。

美国军方没有准确地观察到击中的目标,因为卫星上的照相